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筆記卷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希濬

謄録監生臣崔鶴立

兩漢筆記卷七

宋 錢時 撰

元帝

初元元年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絜行遣使者徵之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己問以政事禹奏言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擇後宫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

以為田獵之囿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此正人君進德第一機會元帝自為太子已知好儒一即位而貢禹首以明經潔行徵用又上之所素聞者此其傾心祈向豈區區細故末務也哉闡聖學之精微明本心之固有蔽解惑去天德昭融是非瞭然

邪正自辨特達剛果發於實見雖柔而能立雖懦而能斷矣帝也虛已有問而禹以節儉為請夫節儉固當務也而帝王之學所以清源正本則又有在所當急者病者切於求醫而不能察病之標本昧其藥之所當用何貴於醫哉非不欲治病也欲治病而無其方也是故愈太甲成王之疾者必伊周而後可也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

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灋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睚

毗輒被以危瀍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裹論議常獨持
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
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
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
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
君德以剛明為貴而元帝病於弱固不足與有為也
然觀其一聞貢禹之言而納善之委用蕭望之周堪

之徒而鄉納之猶知儒之當好賢者之當親不猶愈於剛愎自用者乎向使望之諸賢常在其左右雖未能大有為於天下抑亦可與為善也惜乎知儒而不知遠佞小人之言一入而君子之迹遂危每見恭顯之殺望之未嘗不為悲痛元帝一代事體於此乎決矣粤自趙高亡秦而漢氏宦官之禍實自恭顯之典樞機始孝宣謂亂我家者太子也孰知亂太子者乃孝宣歟

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不説先歐光禄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臣之進諫志在聽從委曲開陳豈無其道不幸而居亂邦事亂君如龍逢比干之遭殺此豈人道人之所

願哉每見後世號為切直而無秉忱惻怛以感動之突發直前殺身不顧以至激人主之怒敗天下之事者多矣忠君愛國不如是也盡言難受萬古同情施之敵已猶知所擇況君乎切而婉直而不訐精忠所發足以感動而不遽至於忤拂一諫而聽固為大幸不然則再諫之又不然則終諫之期委曲以濟事而後可元帝雖弱甚能納諫但是非邪正無所別白而例聽之此則其不明之故而卒亂於小人之讒也言

一不受便欲自刎若廣德者亦太暴矣

石顯惲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

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湝湝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放遠佞邪之黨壊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

至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君子與小人並處而小人之黨常勝何也君子剛正

而小人巧險故也巧險則易入剛正則難親有虞之

朝猶以巧言令色孔壬為畏況庸君乎元帝時在朝

非無賢者一小人焉横塞其上以塗其君之耳目雖

忠言至論鍼砭膏肓將以安君子之跡而祇以速小

人之禍三復劉向此書使人歎悼不能已著其大略

為後世深戒云

五年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匡衡上疏曰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行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

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

變亂先王之政刑此自古以為戒也然秦漢而下瀌制出於己私真有害民蠹國如鹽鐵均輸榷酤緡錢之類不一而足豈可例謂不當改乎但元帝以儒取士而言事者不能以儒學格其非心輔成德性徒紛然變更媚上取容是則可罪耳周公曰古之人猶胥

訓告胥保惠胥教誨人無或胥譸張為幻匡衡之言
亦未為知本之論也
建昭二年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初
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
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
薦禹天子歴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
為不妬譛望之矣
獮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

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乎自古小人竊位盜權自知清議所不容而附會君子為文飾之具者多矣惟安於義命不昏於利欲是以進退裕如不降志辱身染汚非類焉貢禹首以明經召用而竟墮石顯之手名曰禮之而實奴之何望其能正君定國也寵辱之境君子審哉

右元帝在位十六年崩年四十二

成帝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絶於心未有遊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

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

令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匡衡雖未足道而所陳數事則可為大臣告嗣天子之要論矣三代盛時不聞女禍喜妲褒姒乃始出而喪邦無他先王擇配必稱其德後世惟欲是從惟聲色是奉淫姣邪僻湛溺荒迷而婦言用矣嗚呼家人一卦利在女正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豈閨門嬖

褻之事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元者乾坤之所以合德也后之於君即坤之於乾不
得乎元何以配天行健母儀天下乎雖然真知聖經
之旨不悖其本性則事親自孝奉天自敬臨下自莊
無非吾本性所自有非由外鑠我也殆不止於配偶
而已然則聖經何以能明曰在擇師
建始元年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
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

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懐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

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輙以詔書慰撫不許

壬子封舅諸吏光禄大夫關内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内侯

清君側之惡人此正大臣事匡衡身為丞相方石顯之擅權也則阿附之及其失勢也則從而擠之此何為者哉人心之公是非而已人主之權賞罰而已使其有罪雖大臣何恤儻或無罪雖小臣罰不可以浪

加當是時王尊激昂奏劾可謂公議之一伸也嗣服之初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則一舉錯而權綱振矣奈何不忍重傷大臣而反左遷尊耶顯去未幾諸王並用而外戚之禍反有甚於倭偉之擅權者此皆暗弱無斷威福不由於已與元帝同一病也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得失無有所諱光禄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宫

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上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宫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瀘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

興朕亦當瀍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昔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瀍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使有瀍焉

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觀成帝報許后之語的的可為後世瀍孰得而訾之哉及其溺於趙氏昭陽舍中彤朱髹漆切皆銅沓冒黄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黄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宫未嘗有

馬專寵妬悍掖庭御幸生子者輙死飲藥傷墮者無數何其湛溺不悟與所言相反也使成帝能守初語以禮正家師丈懲武為有漢賢君乎何乃至於是乎愚故考求始末而詳書之以其語許后者為之澐以其寵趙氏者為之戒云

四年瑯琊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異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婢

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為暗昧
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隷太中大夫蜀
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毁商有司奏請召商詣
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夏四
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
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
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
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

庸君弱主亦未嘗無特達之見往往有所制而不得
遂是可歎也觀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及知張匡
言多險制勿治真見特達豈不甚善向使有聖賢為
之輔格其非心成其德性內不荒於聲色外不制於
姦邪亦豈不足以有為哉愚嘗謂漢之元成輔之以
伊周雖大甲成王可也大甲成王而制於顯鳳是亦
元成而已耳腹心之任庸可忽諸
鴻嘉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

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内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内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灋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正相戮

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浸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槀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巳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威福人主之大權本末始不尊也雖久縱而不收甚弱而不振一旦有能奮其剛健制之自我孰得而違之哉王氏專權其日久矣觀成帝覽劉向封事歎息

悲傷不能如之何及其赫然震怒欲有所為則莫不人人悚懼藉稾負斧質若狐鼠然者誰謂太阿倒持之柄果不可復返也成帝此時亦不必誅之以傷太后之心儻遂黜奪其權罷歸私第而漢家天下自上制之威令一伸姦邪削跡矣惜乎有此機會徒褻其威王氏之禍終焉竊國悲夫

綏和元年初何武之為廷尉也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

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

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其人者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人非大明斯道何以經綸天下何以參贊化育必若周召畢榮者而後可也是故不得其人則闕而不置斷不使之徒具其位焉周禮六典無三公之職至

典命則云王之三公八命司士則云三公北面東上射人則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方相氏則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蓋三公無官特取六卿之中其德足以堪者兼任之周公位冢宰而為太師之類是也是可冒取其名苟居其位而下同有司之事乎自秦以丞相大尉御史大夫為三公而古人設官之意無復影響漢襲其陋終莫之改武帝從伐四夷尊尚武事以大司馬易太尉而其權於是獨尊且重衛青之後

如霍如王皆以此掌握天下機密新莽卒致移國何暇論其他哉觀此三公之建幾於可笑其後又易丞相為司徒位司馬之下源流不審展轉訛繆不特不識三公之為何官而六卿分職所以配天地四時不可闕者亦不知其為何事矣後世有王者作一洗秦漢以來之陋習捨周官將安歸

揵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

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灋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灋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

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

大學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故朝廷者四方之綱閨門者風化之原也成帝內惑於孽后外制於權臣怠惰淫荒而天下之亂極矣當時乃方以得古石磬為瑞而劉向因上辟廱

禮樂之請夫所謂教化者果若是而可興乎刑于二女舜之教化也刑于寡妻文王之教化也此豈人主身外具文之事而天下所謂不言而同然者其又可以文欺乎劉向平時忠言讜論哀痛懇切足以起漢氏之死禍而帝不能用天下之大勢可知矣至是拳拳乎教化良可悲夫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四十五

哀帝

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治焉

書曰商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況自儲宮而觀先世之事是非得失目擊之昭昭者乎哀帝雖痿痺短祚而初政有如此亦其得之於平時者為監以行於初政者為的持之以久不昬不怠而天下無不可為矣繼體之主庸可忽諸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灋除井田民得賣買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並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内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官沒入官時

貴咸近習皆不便也寢不行

世之言井田者皆不達時宜之論蓋自上古封建以
制國井田以養民不特諸大聖人相繼而疆理之而
當時諸侯又皆世有其地如治其家事然非如後世
州縣數數遷易朝令而夕改也且猶積之數千百
載至周而後經制始備然而成康以後旋即陵遲以
至春秋以至戰國以至于秦乃其勢之所必至無足
怪也何者有黜陟而後封建可久有封建而後井田

可行王者不作黜陟不明諸侯無賢不肖皆得而世
襲之而封建亂矣自萬國而併呑之以至于七几分
茅胙土於先王者且爲之掃地而何里居井授之有
哉以是觀之廢井田開阡陌其來殆非一日未必皆
秦之罪也後世封建不可行則井田斷無可復之理
惟限田一說尚庶幾焉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王公貴人世家大族兼
並豪奪無藝而民不聊生甚矣天下所以多亂而少

治忍以父母妻子所聊賴之身而自棄於盜賊者職此之由也長此不已其害可勝言乎雖然此非朝暮所可遽革也限之以制持之以久其方來者使之有所格而不得踰其已過制者則如賈誼衆建諸侯之法使後日子孫有分析而無增衍要以如制而止焉數世之後庶乎漸均而經界亦可漸正若夫貴戚近習以為未便則在上之人果決而力行之耳且安有天下長治久安之大計而撓之以便貴戚近習之私

哉

右哀帝在位六年崩年二十六

平帝

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

傳曰國有人焉未可圖也淮南謀反而汲黯以守節死義見憚且曰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亂臣賊子

雖有無君之心亦必窺視朝廷舉無足畏而後始肆

然無忌憚若張禹孔光之徒真何足道哉成帝疑災

異為王氏專政之効親至禹第問之使當時而能效

一語雖殺身足以為榮矣禹乃以年老子孫弱而詭

辭以對帝由是遂不疑王氏哀帝以董賢為大司馬

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之也拜謁送迎甚謹

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禹光俱號名儒而此舉錯曾

狗彘之不若亂臣賊子將何所憚扶顛持危安所賴

也是故王莽用事首於光而尊事之且引其壻而貴之而莽之賊心見矣非尊事也知其名足以欺世而其人實易與姑借之以行其姦也夫然後斥逐惟意而天下之大柄歸焉大柄歸而光無用矣與羣臣盛陳功德上安漢之號而已耳大傅四輔槃乎辱乎漢之三公賊之奴乎

右平帝在位五年為王莽所弑年十四

漢之大禍二諸侯王外戚是也諸侯之禍兆於高帝

而外戚之禍則稔於呂后此皆開基創業始謀不謹
遺毒子孫然自七國之變而諸侯王遂不復為患至
若外戚則世世作孽前覆而後不戒而王氏終已移
國此其故何哉閨門之中每以恩而掩義以情而亂
禮自非剛明之君明禮以嚴分鮮有不及於禍者後
世擇配非由德選惟聲色是好惟技能是取當時則
溺於后族易世則制於母黨此勢之所必至也文帝
懲諸呂而殺薄昭人知其不然矣若夫區處二竇歛

然成退讓君子此則可以為後世鑒而奈何不知所鑒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腹心之病其終殺身禍根不除泌亂天下是故履霜之戒貴於早辨堅氷已至悔何追乎

定安公

居攝元年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四年莽去漢號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

以萬户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

王莽漢之賊也雖簒位自立廢孺子為定安公然斷

以大義則天下固定安公之天下豈莽得而盜之歷

十有五年而後漢始誅莽揔繫之居攝可也武后簒

唐廢中宗范公祖禹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

為母后禍亂之戒愚亦潛用斯例黜莽僞號以為賊

臣簒逆之戒云

十二年莽置義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有數人皆用

富賈為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
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
筦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民猾吏並侵衆庶各
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
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
官瀝令煩苛民揺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
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縁莽禁侵刻小
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依阻

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琊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荆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緑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

其故皆曰愁瀘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

三代之衰不聞匹夫竊發之禍秦漢以後始聚為羣盜謀危天下矣此其故何也古者封建以制國井田以居民伍兩軍師寓之於比閭族黨而民各守其鄉井分茅胙土統之以方伯連帥而諸侯各守其封疆

當是時智勇之士足以有為於當世者亦各仕於其國蠢蠢萬衆縱欲為亂而莫為之先故夏商與周之亡也雖暴弱之不同湯武與秦之取天下也雖絶然仁義詐力之有異然而其實則皆以諸侯而革命秦之君臣惟見其然也知封建之為害而不知封建之為利於是置郡縣開阡陌尺寸之地皆天子自守一失其道紐解絲棼雖無大國問鼎之憂而不免隴上輟耕之歎矣揭竿斬木一呼響應共起而亡天下此

其勢之所必至而古今之變所以殊也愚嘗論之羣
盜並起乃天下將亡之候何者人心已離故也故凡
羣盜之起未有不因苛暴以失人心然人主知之能
自悔悟則亦未至於遽亡武帝是也惟夫盜滿天下
而上諱聞焉此則必死不救之疾二世王莽是也嗚
呼二世王莽不足置論矣與其悔羣盜於既起孰若
固人心於未失有天下者慎無輕慼國本以自危哉
右定安公居國凡十有六年建武元年春方望弓林等

共立之為天子更始擊破斬之年二十一

兩漢筆記卷七

兩漢筆記卷八

宋　錢時　撰

光武

淮陽王更始二年秋蕭王擊銅馬於鄡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乗輕騎按行部陳降者

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
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人之情以赤子視之則雖盜賊亦將視我如父母以
盜賊視之則雖骨肉亦將視我如仇讐嗚呼人一心
也天下一家也尊君親上寧有貳哉迫於飢寒苦於
苛暴遂無聊賴羣起而亂天下然而一旦感動則未
有不翕然心服者其本心之良本未嘗泯滅也彼方
破降懷不自安而我不能示之以不疑處之以無事

猜猜然如納虎豹於圈檻則是我且未免自盜賊其心矣安能使反側之徒遂忘機於我也觀此一節使見光武有君人之量此其所以成再造之功歟

建武元年諸將上尊號王不聽行到南平棘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

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安有所謂符命也哉自王莽詐偽竊國欺天罔人而

符命興焉甚至五威班行四十二篇於天下言之可
為羞忸光武者出豁達大度一時豪傑翕然歸之此
即天命祚漢者未艾而光武為真主不疑矣今而即
位猶有待於赤伏符何耶豈亦未能自信須此而後
信於人耶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又曰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凡利用出入通變宜民無非神道非怪誕不
根之謂也後世妖妄之説誣惑百端往往記河圖洛
書以自䛐嗚呼河圖洛書正不如是也愚為光武惜

之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
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
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
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
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
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
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

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
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
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
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
之茂笑曰律設大灋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
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
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

之鄉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
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
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
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
賞今以茂為大傅封襃德侯
卓太傅平淡樂易粹然君子之風使有聖人為之依
歸坐進于道豈易量哉光武即位首訪求而表顯之
西都諸君未之有也此雖識見超卓迥出流俗之表

蓋亦有感於世道矣高祖草創姑未暇論文帝天姿最美最為渾厚然崇儒重道之意終有未滿至于武帝則大不然雖曰雅嚮儒術往往徒為具文而其實則所求者跅弛所尚者功利一時紛然坌集者皆貪榮冒險之徒是以汙濁成風節廉道喪衛霍以後趨炎附勢而天下靡然矣延至賊莽竊國如掇無一仗節死義之士出而排止其萬分而上書稱頌者至四十八萬十千餘人張禹孔光劉歆揚雄諸子俱號名

儒夷考其行曽狗彘之不若無他熏煮腐爛俗壊而不知恥故也光武伏於民間有見乎其訪求草萊為有天下第一急務嚴光周黨又屈已禮下而不以為畀焉此豈偶然之故哉名節之風標示一立士習相承久而彌勵是故身可死而義不可屈黨可斥而守不可困雖國命危於綴旒而亂臣賊子終有所憚而不敢動視西都之季何如也愚是以上下世變於光武斯舉而重有感云

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彊幹弱支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高帝大封諸將連城數十非得已也勢也其後叛者踵起誅戮殆盡而帝亦竟死矣至後漢光武時皆多不過四縣蓋有所懲矣暨荅丁恭之言乃曰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何耶若然則荆楚九江之地曷為而

不分於諸將也此語殆出於權詐惟我藝祖區處功臣最為得體待之有恩而不假以權使之享富貴而不使其勢足以為亂真萬世之法哉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非所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帝以陰貴人雅性寛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皇后以其子彊為皇太

子大赦

西都女禍言之可為傷歎此皆人主狥情溺愛不擇配偶是以貪榮冒寵不知禮瀆以至於是若陰識之辭封與其女弟之遜后深識遠見卓絕如許安有滅宗誤國之禍也哉雖曰往事之敗有所懲戒然非其家風素美兄弟俱賢則亦斷不能爾也故特比而書之

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沛國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

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灋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孔子荅為邦之問而終之以放鄭聲鄭聲不放靡靡相尚亂耳蕩志莫此為甚夫人臣者繩愆糾繆格其

非心務引君於當道者也孟子謂以言餂人是穿窬之類況繁聲以餂其君乎人臣而以餂君為心則凡邪僻取容諂巧求媚者將何所不至也因念世俗之樂不正甚矣獨琴為近古有和平雅正之音足以滌淫邪消鄙暴古之君子無故不去者非以悅耳所以養德也而乃取之為媚悅之具嗚呼是豈媚悅之具也哉

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覵其意主曰宋公威

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漢氏家法大抵不正觀董偃丁外人之事雖閭閻下俚猶且恥之而當時之君不以為異也良由高帝起自西夫禮瀍素不明閨門素不肅其源既濁渾渾流波光武欲懲先世之愆則正始齊家此為第一急務

矣湖陽新寡而啓之使嫁是教其姊以失節也宋弘有妻而誘之易妻是教其臣以不義也傳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夫婦同牢死即同穴一旦得志遂相棄背此宜市井無賴之所不忍曾謂學士大夫而可為歟名檢有虧節介不立欺君罔上賣主乞降凡可以苟富貴利達甘心狗彘之行而不顧者即此易交易妻之徒之心也人君而出是語非特無以正風化之原且將何以望人臣之不懷二心哉魯陽

公主為張敖妻凡幾何年高帝一動於婁敬之說遽欲奪之以嫁匈奴與此黜妻而娶帝姊正相類是皆苟焉集事而不明於大義愚故重為光武惜也

四年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

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

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英雄豪傑之士惟度量足以容之非可以小數屈也

高帝自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然而一世豪傑莫不甘心為之用者服其大耳光武智謀風采料

敵制勝種種過於高帝至若氣象則終不及之無他不及其大也其所以過之者乃其所以不及者也雖然視高帝則不及視䍐述輩則相去萬萬矣此馬援所以一見而遂傾心歟

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聖賢出處之大凡也雖然隱居而不求其志行義而不達其道則是出處之本且猶未明矣而何隱見之足言哉是故自昔遯世之士有抱道懐德仕於亂世全身遠害用晦而明者箕子之佯狂是也運逢革命義不二適堅節正操守死不渝者夷齊之不食周粟是也陰柔浸長禍亂將作知幾而遠引者肥遯之所以無疑也上下不交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者大人之所以否亨也蠱壊之

極不可以有為獨善其身樂道忘勢者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者也居易俟命不求聞達素位而行無入而
不自得者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者也有自知學未足
以成身德未足以善世而潛藏不耀與時消息者隱
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者也若夫未志於
經世不貴於明倫槁死巖穴之中離處綱常之外沈
虛陷寂守一偏一曲以自好此則素隱行怪萬世名
敎之罪人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或曰春秋之末亦

極盡矣孔子曷為而皇皇無道則隱豈其然乎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聖人之事也南容蘧伯玉諸子孔子亟稱之至若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乃獨於回也而曰唯我與爾有是是行藏係乎君之用捨而不係乎世之治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就桀就湯所以為聖之任也傅說呂望恐未進此豈南容蘧伯玉輩地步所可擬哉後世不以德行道藝取士而士亦不復以德行道藝為學自其童稚即以富貴利達相標準幼

而學之者何道壯而欲行之者何事乎汙濁成風節
廉道喪皷一世於浮競之塗貪榮冒而不知恥於是
而有人焉脫身勢利高蹈林泉優游恬退以終其身
雖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未必合聖人之中道而風節
凜凜足以激頽波厲汙俗此嚴光周黨之徒後世猶
有取焉不暇論其所學之果如何也出處之義士君
子之大要愚故極論願與學者共明之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

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

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自古聖黜陟之瀍不明而封建壞惟擇賢久任尚庶幾焉捨是而求俗化之美終苟道也何者君子之規模必漸摩以歲月小人之志慮常苟且於旦暮是故擇賢而不久任雖有教化安能遽孚雖有事業安能驟集則亦輟於中道廢於半途而已耳況不擇賢乎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不久於其道而欲化之成無是理也卓茂為密令初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居數年而後教化盛行向使不二三年輒已易去則後日之效何由見哉

七年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

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激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瀘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悉之謀身為世戮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漢襲秦陋使後世不復知有三公之重自高帝始矣非無三公也三公之名不正也三公之名不正者由

不知三公之實為何官也君德之無輔國體之不尊此其故與展轉承訛至是凡幾變獨建太傅一人為上公而太尉司徒司空之號終已不改是不特不識三公之為重且併與六卿而不識矣道隆德盛為師為保真若伊尹之阿衡周召之左右當時小臣安敢有督察之請而光武亦何敢以吏事責之乎光武方以吏事責三公正使司隸校尉督察以下又烏足怪也陳元不能發明周官之本旨而但舉高帝優相國

之禮以為瀌相國之禮果優矣乎請田宅地遽縶之
獄坐而論道顧當爾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
晏子而已矣豈不陋哉
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
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
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郊祀國之大禮古聖制作昭然明甚馬援謂帝經學
博覽抑常有見於斯矣乎何乃謬信妖妄以自詭也

因考漢之諸君不明正道是故多惑於異端自文帝
先之以黃老再變而遂有武帝之神仙又再變而王
莽遂以符命期天下此光武所親見可以省矣而圖
讖之說終迷而不悟甚矣人主之不可以不學而源
流之不可以不正也鄭興既知其謬所宜闡明聖典
開悟君心天地鬼神臨之在上縱使不幸如桓譚之
黜遂以死亦人臣事君之一效豈不甚偉一逢其怒
輙相詭隨嚴光有言阿諛順旨要領絶若興者安所

逃罪於天地間哉
九年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自古貴戚鮮有不及於禍者皆由寵利而無厭盛滿而不知戒也陰貴人兄弟斂然以退遜為家風其言切實無愧昔賢可為萬世后族之標凖矣故不一書之

十二年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

水縁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隂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説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宫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宫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鋭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

焚逑宫室帝聞之怒以譙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光武之敕馮異有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旨哉斯言此正高帝之所以開基而光武之所以再造者也海内之民皆吾赤子不幸而淪於

非類豈其本心之所願哉殲厥渠魁復還舊觀配天
其澤咸與惟新當使之欣然如脫豺虎之羣而得慈
父母乃為盡善漢也異時徇南陽多侵暴以致鄧奉
之叛今蜀已降不務安集而又放兵大掠此何為者
也殘暴鷙忍與項籍無異弔民代罪顧如是乎光武
未錄其功而首督其過不以平敵為喜而以縱虐為
怒可以懷赤子之心得為民父母之體矣
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

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叙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闕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訣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藥而死述恥有殺賢之

名遣使弔祀賻贈百匹業子輩逃辭不受述又聘巴
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
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
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
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
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
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
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

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禄勲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愚每覩後世仗節死義之士未嘗不為之敬歎雖詩之保身易之辟咎容有未盡不暇論也嗚呼人孰不欲富貴孰不貪生而畏死顧肯甘心捨富貴而就死

地哉世衰俗薄人欲横奔但苟目前之微榮莫明天下之大義平居無事竊位取容一有危疑投降恐後若是者真犬馬之不若其視李譙王費諸子果何如也是雖其識見超卓逈出流俗之表然亦忠貞之性剛毅之質有非世俗所可轉移者斯人之徒與入堯舜之道託孤寄命特餘事耳子路仕衛而結纓於將死豈足多乎

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價直百

金詔以劒賜騎士馬駕鼓車

旅獒有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召公拳拳惟欲武王却而不受耳未聞受之而賤用

也人之與物雖然不同用違其才失所則一是故古

之聖人不使一物之失所光武受千里馬之獻而處

之鼓車之下以示無用孰若文帝謝絶之之為得體

哉

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

定王得河間王卲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丁巳以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是時宗室及絶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噫衰周之君亦有是言哉孔子作春秋於月而加王於王而加天以明尊無二上之義楚雖僭號例削而書

子其於君臣大分凛乎天尊地卑之不可踰後世相承遂以王爵為封國之常事春秋以後莫有明斯義者而朱祐言之真可為後世瀍矣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

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
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
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
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
定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
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
朝請鄧禹内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
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灋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

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故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收功臣兵柄罷將軍官不用為三公足以革先漢之弊垂後代之瀍矣此雖光武識見度越有此舉措而

鄧賈諸公儼然儒者氣象知幾遠嫌釋兵崇學以成
光武之志亦豈絳灌輩所可企及然則忠臣義士捐
軀徇國有土宇大功者宜知所以自處哉
甲寅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
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甲恭已甚帝以
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
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
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

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
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
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光武不用功臣為三公所以處功臣則善矣而乃責
三公以吏事所以處三公得無有未盡善乎三公之
名雖與古殊論道經邦即此其任是安可以吏事責
也三公而責以吏事則三公之選止以吏事取人而
不復知有道德之為重矣將何所不至乎後年春正

月太司徒韓歆以直言自殺歐陽歙代之冬十有一月復以度田不實死獄中又五年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罪下獄死且以三公連職併免竇融嗚呼光武每事懲先漢之弊而輕殺大臣乃不異武宣之世皆由不知三公為何官而責之以吏事之效也可勝歎哉以是觀之竇融此日辭之懇懇亦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兩漢筆記卷八

兩漢筆記卷九

宋　錢時　撰

光武

十七年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張釋之謂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何以加其法乎今守相度田不實而置之死地然則事有大於度田者將何所論罪也古者刑不上大夫況尹䝉方伯太守䝉諸侯不幸有罪尚從八議黜爵削地輕重有差安得失實之一眚而遂至於殺也此秦人餘毒先漢所不能革者光武今日而尚忍襲之乎雖然人之本心未嘗不善狃於習俗亂於血氣是以輕舉妄動而不自覺一旦心平氣定事過理明未有不翻然悔者齊宣王不忍牛之觳觫而孟子指是心足以王故善告君

者惟恐其不悔惟恐啓迪之無其機光武甚恨之言正本心之所發露有能於此乘其一悔而攻之及其善端方萌而感發之即帝舜之好生即天地之大德抽關發鑰正在此時惜乎馬援學非王佐無以為啓迪之道僅使光武發一大笑良可悲夫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

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為王

甚矣人主不可有所溺也高帝奪於偏愛欲易太子卒嶘呂后之禍幾危劉氏之社稷光武亦嘗有見於此否乎后猶坤也配天行健豈可易動長子震也為

國主器豈可輕搖非有大罪皆當含忍爲社稷深長之計安得以寵衰之故而輙廢皇后且併與太子而易之哉光武尚愧宋弘之言有愧多矣愚甞謂帝之奇愛東海公者廢郭氏之候也立隂貴人者廢太子之機也自今觀之隂氏雖賢后而太子彊亦初不見其罪三代而降皇極不建以是賊天倫禍人道者往往而是爲人主者曷亦謹所處哉光武異時從朱祜之請而降王爵是矣今纔五年輙自亂之是何舉措

之易也至若以鄭后為中山太后尤大可怪故諸侯王歿而子嗣立則母為太后耳中山王輔帝子也郭氏帝后也今后雖廢帝固無恙果何從而有太后之稱乎此足以驗帝之懷慙明后之無罪溺情妄動舉措乖方而不暇顧其非是也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黄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

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先王盛時内外有截所以嚴夷夏之辨猶天冠地履之不可易置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安用建官以領護之哉後世德不足以懷遠而與之爭勝負於彊弱之間方其衰也求助之不暇及其盛也侵暴之無厭界分陵遲紀綱板蕩日消月靡卒致亂華皆由其初貪威服四夷之名而失中國之所以爲尊故也上下

世變可為哀痛者多矣然則都護之建無乃啓戎心開邊釁之端乎異時光武絶之是矣而今復興之既興之矣而又奪之不特失信於四夷亦且失威於中國安敢以為是也

十九年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

愚觀先漢外戚之禍有不忍言者故於二陰實行每每喜聞而樂道之嗚呼可為后族之標準矣然光武必以母舅輔導太子此却未安謂其賢而使輔之耶則天下之賢者何止陰氏以太子初立而託於所親耶是植外戚樹黨與以自固尤不可也疏廣有曰太

子國副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此其為慮遠矣

二十年帝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

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

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

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光武之顧命何其與成王異也成王所授以託孤者

召公畢公而必同召六卿以及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咸在冕服憑几道揚末命�乎正大與天下共之安

得以宗廟社稷之重寄而獨私之一母舅哉夫以陰

興之賢而亦慮不及此良可歎也至若大司馬之命

錯謬尤甚向非虧損聖德之言足以感動則異時元

舅所以階禍者光武且授之柄而不暇計矣為人君

者可不戒諸

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宫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

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

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戍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茍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光武屢辭西域都護之請後雖置烏桓校尉使匈奴中郎將之類皆迫於不得已焉者蓋其志在偃武興天下休息窮征遠討逞雄心於四夷非其所願也觀

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苟非其時不如息民數語辭旨惻怛藹然有王者氣象漢高帝唐太宗皆不及矣為人君者反復斯旨其毋輕動於宮武之言哉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鐘虡之樂擬於乘輿

石碏有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光武於是不度矣且彊

之為太子也苟知其賢則不可廢既已廢之柰之何過制踰分姑息以示恩乎此淮南厲王之所以死也幸彊謙恭不及於禍耳授之以柄階之為厲豈貽謀燕翼之道哉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大

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太傅

張佚之言掃除光武偏私之病正破的太子初立既委舅氏以輔導至於疾甚又託舅氏以顧命此其所見與田舍翁無異今且十載忽大會羣臣而謀太子傅豈亦悟往事之非邪在廷無識猶未免以私意窺上皆由前日之舉措有以啓諂諛之路也然則徇一人之獨見而不能博詢天下之公議安得立談之頃

破十載之私哉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廵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虚美必髠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光武聞北伐之議則謂國無善政人不自保何復遠事邊外及聞封禪之請則云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

欺天乎此二事武帝一生馳騖竭天下之膏血而不知止者光武一反其所趨而惟民生之是急可謂篤實務本之主矣後三年乃有感於符讖而封禪興焉抑何執德之不固而初心之易惑也三復欺天之語果不欺已乎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

福顧順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本未嘗不存也昏於意念動於物欲是以冥冥妄行日用而不自知則其謂之不存也亦宜矣本心汨焉而性失其養矣惟夫一念不起百慮澄然清明渾融全體皆妙雖日用交錯縱橫萬變而此心未嘗不正非心之外又有性也亦豈他有所謂養哉古聖相傳初無二道安汝止惟幾惟康禹之所以養性也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湯之所以養性也去聖逾遠異端滋熾漢之君臣號為知學者往往以黃老為宗故論養性則專言黃老不知吾聖人之學果安所用其力也明帝即位未幾而佛入中國其禍根蓋自黃老始佛入中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家灋愈不明矣悲夫

右光武在位三十三年崩年六十二

明帝

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

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大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

下詔賜榮爵關内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養終厥
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
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
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
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
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輙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
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
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

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上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

明帝尊師之意其禮文亦可謂盛矣因念孔孟皇皇於春秋戰國而卒不遇於斯時也而有真儒洞明正學引其君於當道則其所進豈魯定哀齊宣梁惠之比哉桓榮為帝者師屈天子之尊推崇敬禮無所不

備而卒無以發揚聖教啓迪君心使斯道大明於天
下身被恩寵徒為文具良可嗟夫

四年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為
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
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
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違衆曰
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
唯衆不染於辭

公卿士大夫猶知為子擇師訓以道義不使私交於外以亂其所趨況天子之子國之儲貳乎異時博望苑可以鑒矣志謂尹公端人其取友必端觀梁松誣譖伏波傾險如許而使之得以之招致賔客何也鄭衆立志堅確發言正大真可垂戒於後豈特免禍於一已而已哉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寳鼎獻之夏四月甲子詔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

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武帝得鼎汾水上改元元鼎以侈其事按是時張湯為御史大夫與史義縱王温舒之徒峻刑酷罰民不聊生論因輙流血十餘里坐盜鑄死者動數十萬此其氣象大略可睹矣寶鼎之出豈有所感召而致之

歟前年丞相蔡義坐盜園堧自殺明年張湯亦有罪自殺又豈可以爲鼎象三公之應也自古明王惟知施德行化安養生民爲已任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不平刑不清禾黍不登邊方不寧天地之間戾氣熏塞或者偶發異代之埋藏而遂指之以爲瑞果誰欺哉明帝下詔示不敢當視孝武之改元則有間矣然未免歸美於公卿之得其理而褒賚之又何也

八年冬十月楚王英奉黄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

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
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
神為誓何嫌何疑尚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
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
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虚無為宗貴慈
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
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
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

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武王曰惟人萬物之靈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
之本心本靈本聖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隆古聖時
有井田以為養有庠序以為學有冠昏喪祭以為禮
至於蠻夷猾夏則刑之譏說殄行震驚朕師則急急
而止絕之不用靈者如怪物然投之遠裔不齒於中
國要在保養此心不失其所謂靈而已是故世教昌
明風俗醇一耳目無所亂心志無所蕩其秀異而傑

出者則固修德學道為賢為聖農夫小民婦人女子
雖日用此心之靈而不知亦莫不習於禮義之化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異端邪説無自而興三代衰學校
廢凡先王教化之道掃地而亡之乃無一事非邪僻
壞亂人心之具巧者逞其語勇者逞其力佞者逞其
辨諸夏無君天地分裂横流奔放不可救止孔子生
春秋之末僅與其徒私相傳授而道卒不行於天下
老氏為周柱史固習於禮者遭世敗壞不能如之何

思所以獨善其身用其靈而偏焉乃謂禮為忠信之薄亂之首異端之教由此其根然在當時害猶未著也至于戰國孟軻氏獨守洙泗之家法談王道矻矻不離口不特時君咸謂之迂闊雖其高第弟子亦且未能盡信矣此無他皇極不建聖教不明學士大夫耳濡目染腐爛焦灼但知有管晏但知有蘇張申韓而不知孔孟之學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大道也冥冥憒憒以妄為常渾然一波天下大亂然人心之

靈未嘗泯滅其間所謂秀異而傑出者不肯甘心淪沒於流俗退而窮居特立獨行思有以反一世之弊而無聖人為之依歸以端其所趨於是楊墨者出或主於為我或主於兼愛用其靈而益又偏焉雖然是豈浮沈世態混混汙濁無恥者之儔哉自當世觀之固大賢也自吾道言之則為大害耳故孟子於儀秦輩止目以妾婦而未嘗與之深辯至楊墨則明目張膽而力排之自其兼愛而推極於無父自其為我而

推極於無君無父無君直譬之禽獸蓋刑名縱横雖
為斯世之害而兼愛為我則為斯道之害害世者人
惡之害道者人溺之惡之者禍止於一時溺之者禍
及於萬世夫養生喪死無憾而不怵於禍福則庶乎
其有瘳矣乃若支離傳註膠執文義本心之靈未甞
自得與日用而不知者同一生死但吸吸然曰人其
人火其書廬其居無益也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臣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

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宫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人主不患有過患不樂聞過不患不求言患不能受盡言明帝一覽封章深自引咎敷露心腹明白洞達夫如是誰不樂告以善道哉外慕求言之名中懐諱過之實不特君德無補天地鬼神又烏可以文欺也

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人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帝崇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而下莫不受經非不美矣然楚王英好黃老浮屠乃從臾之而不能救卒與方士造成大獄廣陵王荆淮陽王延亦皆所交非類祝詛不道所以受經者果為何事耶要之親王出就

藩國為擇老成有學識者為之師傅使知敬憚不納於邪小人之謀無自而入方為盡善若使年少不學驕縱於外而莫之檢非保終吉之道也明帝兄弟十人而三人者不以令終至若楚獄殺戮無數殆有不忍言者而帝友于之義亦且不能如初歳矣區區講受為文具何益哉

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荆自殺國除夏四月戊子大赦天下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

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辛南頓

甲午還宮

聞歌合樂工人之事也安有天子而自娛嘉賓者且

廣陵之死纔三月耳而帝御塤篪以和之得無傷兄

弟之情邪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

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

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

哉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東平王自謂為善最樂此實履之言也嗚呼為善具足以為樂哉人心本良人性本善若有常性自善自樂焉曰惠迪吉非他有所謂吉也所樂即吉也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不必他求所謂祥也此樂即祥也每見吉人孳孳為善安行乎順境心逸而日休食息

起居無非樂地至若凶人習為不善雖處廣厦如坐
圄圄雖履夷塗如行荆棘終日憂勞終夜憂勞終身
憂勞如萬刃攢心而不知悔也樂乎不樂乎何若而
不為善乎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北海王睦
雖號畏謹遣使朝賀乃託辭於聲色犬馬之好以自
詭其意欲朝廷不疑耳為善最樂何嫌何疑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

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守宰號親民之官而宰為尤親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此必至之禍也後世限以舉貢而改官者求必公選至於任而得京官者出宰百里殆可日計何暇論其賢不肖哉明帝之言可為鑒矣后妃之家封侯與政此尤漢室大弊陰氏兄弟懇懇辭避而光武不能革至明帝能革之但列侯十九印令諸王子五歲已上皆帶則大不然史謂成王以桐葉戲小弱弟曰以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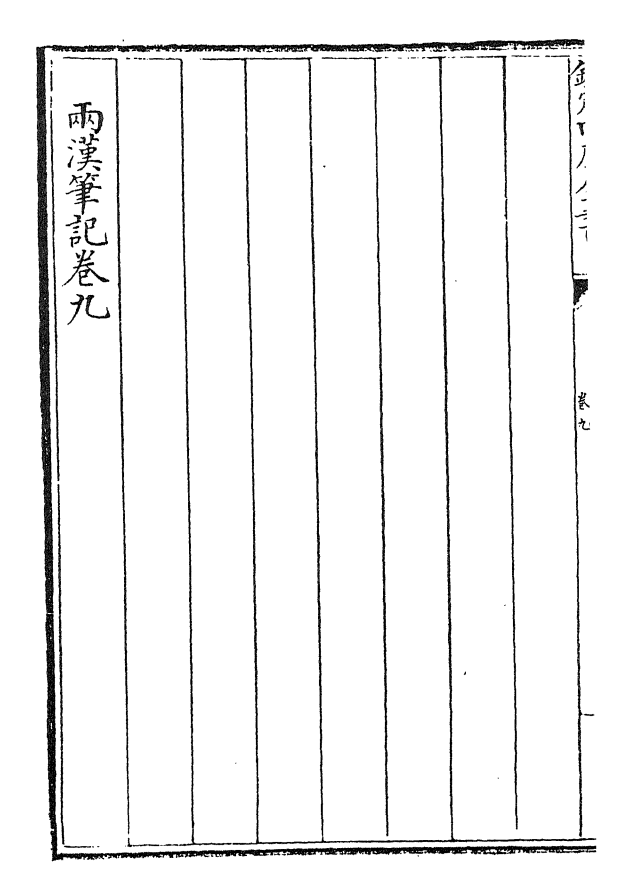
汝周公因入賀封于唐柳宗元力辨記者之繆是也

以印戲與小弱者為之知周公必無是也明帝儻未

忘廣陵之死恩懷諸王豈無其道而乃褻名器於羣

穉若弄具然者是奚可哉

右明帝在位十八年崩年四十八



兩漢筆記卷九